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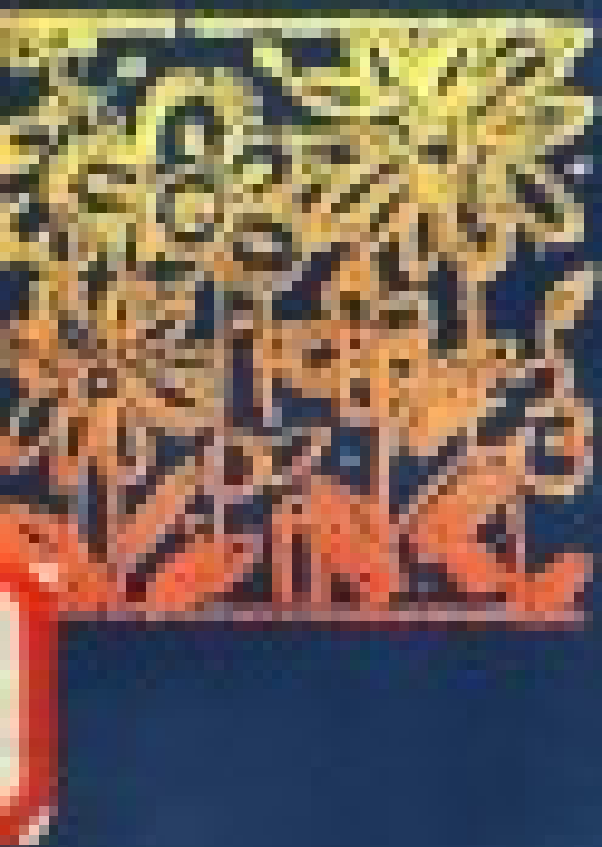
剧场偶记

柯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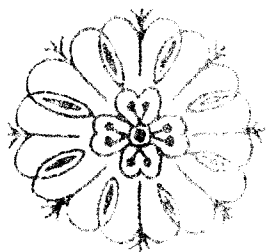
JUCHANGOUJI

劇場世紀



JOHANNOU

剧场偶记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收在这本散文集中的作品，有作者作为中国艺术家的友好使者，出访阿根廷的见闻，以文情隽逸的笔触，描绘了南天异国的自然风光，瑰丽多彩的民族文化艺术；更有以优美的散文笔调，生动而精辟阐述有关我国戏剧理论和艺术实践等方面真知灼见的文章。

读这本书，有如在艺术之林，知识之海涉奇揽胜之感。

剧场偶记

柯 灵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3 3/4 插页 2 字数 74,060

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500

书号：10151·631

定价：0.31元

序

恍惚记得有这么一副对联：“剧场小天地，天地大剧场。”清代戏曲家尤侗“戏作一对”，上联就说：“世界小梨园，率帝王帅相为傀儡，二十一史，演成一部传奇。”

（见《西堂杂俎·五九枝谭》）把戏剧和历史混为一谈，自然有些玩世不恭的意味。但舞台与人生，原是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而这种联想，就成为我辑集这本小书的一根手杖，因为这些谈戏的文字，虽然多是关于戏剧、歌舞的印象、回忆、观感、议论之类，也多少映带出生活和历史的一鳞半爪。

在我已往的生涯中，和戏剧也发生过一些关联。四十年前，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全面“进入”上海，托庇在英法租界里的中国居民，连最后的一片遮逃蔽也丧失了。那时新闻战线彻底崩溃，我退守在一家影片公司当编剧。但不久所有的电影企业被迫易帜，归并为敌伪统制的“中华联合制片公司”。我只得落荒而走，向电影告别。（同时毅然告退的一位同事，是“礼拜六派”作家范烟桥。）这点小小的洁癖，原也算不了什么。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生

存问题立刻成为严重的威胁。我只是一个介文人，手无缚鸡之力，而要在当时的文字国里找一片干净土，看来难而又难。听说有一位前辈乡亲，利用战时的经济混乱，做买卖很顺手，我异想天开，决定弃文就商，竭力张罗，恭恭敬敬地宴请了那位乡亲，把我的一笔退职金全部交托，请他在经营中稍加提掖。我恳切地表明心迹，只求博些蝇头小利，度过这一段非常时期。他倒也热情豪爽，笑吟吟的一诺无辞。但从此却宛如石沉大海，鸿飞长空。三个月过去了，我这才急起来，在大世界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找到了他，要求原本退还。不想他立刻脸色一变，责备我出尔反尔，说做生意哪有这么便当。那时我还没有狼狈到衣冠不整的地步，这位乡亲斜睨着我上下打量，仿佛要把我一眼看个对穿，一面望文生义，喃喃地说：“我看你日子过得蛮不错嘛。”然后才指着放在桌上的几小瓶西药阿斯匹灵和一束中药石斛，指示我可以把这些囤货拿走。真是人贫志短，我估量除此也没有什么办法，只好表示接受。他大概没有料到我竟这么容易对付，忍不住冷冷地追加一句赠言：“哼，捞着蕴藻就当虾。”我花了大注的代价，总算换来这样一句生动的口语。而且由此领悟，要欣赏真正精采的表演艺术，大可不必巴巴的买了票到剧场中去。可惜我没有分身术，无法看到自己既忿怒又无奈的尴尬表情。出乎意外的是，上海的话剧运动在短期的蛰伏以后，重新活动起来，我绝处逢生，终于找到了谋生的据点。这也就是我献身剧坛的光荣史。事实的讽刺常常使人啼笑皆非，我没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本领，把事情说得冠冕堂皇些，还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给人世多保留一点真实吧。

但上海沦陷期间话剧舞台的盈虚升沉，却确实包孕着那个时代的风刀霜剑，慷慨悲凉，我有幸身经，很该为这段严峻的史实留下若许痕迹，《衣带渐宽终不悔》一文，也就是我不自量力的尝试。1981年12月，香港中文大学举行“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我承邀参加，就以此作为发言的题目。

《舞台因缘六十年》是为《李健吾剧本选集》写的序文，现在选集还没有问世，健吾同志已不及亲见了。他毕生勤奋，著作等身，去世那一天的中午，饭后还在伏案写作，手倦抛笔，靠在沙发上，“幕徐徐下”，就此纤尘不惊地结束了他充实的一生，在生命的最后，也没有荒废片刻。遗编长存，世界是不会忘记他的。我即以序言兼作悼文，寄托对亡友的哀思。

起草上述两文的时候，前者承刘琼、乔奇、白穆等同志提供情况，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杨正中、胡凌芝、王培年同志代为搜集材料；后者承李济生、胡导同志辛勤搜求借阅健吾的译著。《阿根廷剧场见闻》所需的西班牙文资料，是由祝庆英、丁立同志翻译的，英文资料的译者是我的老伴陈国容，写作时并利用了她的笔记本，因为她和我是一起出访的。本书出版时，原想附加一些有关的剧照，李伯龙、吕刚、秦瘦鸥、夏风等同志曾代辛苦物色，但照片质量不够理想，难于制版，只得作罢。对同志们的殷勤协助，谨在此一并志谢。

柯 灵

1982年12月21日

目 录

序.....	1
歌舞南天春夜长	
——阿根廷剧场见闻	1
“衣带渐宽终不悔”	
——上海沦陷期间戏剧文学管窥.....	23
舞台因缘六十年	
——《李健吾剧作选》序	64
我们曾经生活在泥潭里	
——给上海人艺《夜店》剧组的一封信	82
漫忆苦干剧团	89
关于名著改编	
——剧场偶记之一	100
关于民族风格	
——剧场偶记之二	106
关于《扫秦》	
——剧场偶记之三	111

歌舞南天春夜长

——阿根廷剧场见闻

1980年10月20日 星期一 阴

这是我们到达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第三天。

布宜诺斯艾利斯是美洲大陆重要的科学、文化和艺术中心之一，人称“南美的巴黎”，现代化程度很高，而又优美娴雅如花园。这个城市的创建，迄今正好四百年，因此政府特别邀请一些友好国家的作家艺术家分别参加庆祝活动。中国应邀出席的是画家吴作人、萧淑芳夫妇、我和老伴陈国容。

中国和阿根廷分隔在地球的东西两端，不但昼夜异时，节季的运行也是颠倒的。我们离北京时已是深秋，“霜叶红于二月花”，到了阿根廷，却正是风光明媚的春季，三天来都是阴晴不定的养花天气。

访问参观今天正式开始。陪同我们全部活动的是文化局顾问布罗内斯（Carlos Burones）先生、秘书丽莉亚（Lidia Careera）小姐。首先参观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著名的五月广场。这是了解阿根廷人民和历史的锁钥，其地位相当于我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虽然风格完全不同。

阿根廷的日历里，有两个金镶玉嵌的节日：在1810年5月25日，愤怒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民赶走西班牙总督，成立了自己的政府委员会。艰苦的战斗持续了六年，直至1816年7月9日，才赢得独立。

阿根廷民族优秀的儿子圣·马丁，在阿根廷和拉丁美洲的解放运动中，都据有光荣的地位。他不但是祖国自由的保卫者，他的征骑还越过终年积雪的安第斯山，把西班牙殖民者击溃在南美最后盘踞的巢穴——智利和秘鲁。

五月广场就是阿根廷人民引以自豪的历史纪念地。广场地处几条通道的汇合点，四面滚滚的车流把它围在中间，有如车轮的轴心。对面是庄严的国家教堂，圣·马丁的莹墓所在，受着阿根廷人民世代馨香的崇仰。圣·马丁是在法国逝世的，他的遗言表示：他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不要任何葬仪，任何陪葬品，他只是希望：“我的心永远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但阿根廷人民还是把他安葬到了祖国的土地上。教堂门前有个终年不息的火炬，这就是盛名彪炳的“阿根廷火焰”，自1950年纪念圣·马丁逝世一百周年时点燃至今，已经三十年，以后也将世代燃烧下去。火焰下面，有一方闪亮的铜牌，写的是“这里安放着圣·马丁将军和独立战争其他无名英雄的遗体。向他们致敬吧！”据说年年革命节和独立节，阿根廷历届总统和高级军政官员，都要徒步进入教堂，在圣·马丁墓前默哀致敬，“表示要为继承先烈事业、为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而献身”^①。广场一侧，有一座堡垒式的白

^① 新华社记者胡泰然：《“阿根廷火焰”和圣·马丁将军》，见1980年6月9日《人民日报》。

色建筑，那是西班牙占领军指挥部的遗址，殖民主义的罪恶见证，而现在堡垒的阳台上，摆满了盆花，一片和平恬美的景象。广场的另一侧，广厦巍巍，作玫瑰色，这就是称为“玫瑰宫”的总统府。它和华丽的五月大街一端绿色圆顶的议会大厦遥遥相望，表示人民和政府的理想、感情和利益的一致。

广场上乔木荫荫，覆盖着纤纤如织的草地，图案般的花坛，高高的棕榈树显出南方独有的旖旎风光，喷水池飞洒着如烟如雾而又晶莹透亮的雨花。面对玫瑰宫，有一座矗立高空的白色大理石妇女塑像，是阿根廷民族纯洁的诗意象征。塑像基座上有个燕子窝，政府明令保护，不许毁坏，因为呢喃营巢的燕子是自然界的建筑师，应该受到人们的尊重。

广场上静谧安详，长椅上环坐着悠闲的游人，孩子在场地上嬉戏，到处低飞漫步的鸽子，和人们亲昵相处。但这也是群众集合的舞台，每一次运动发生，照例和五月广场联系在一起，象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一样。

傍晚六时，由我驻阿根廷大使徐中夫、一等秘书黄志良、译员邱盛水同志等陪同，拜访了文化局长弗雷萨（Ricardo Freixá）先生。六时半，受到市长卡恰托雷（Osvaldo Caeiatiore）先生的接见。

10月21日 星期二 雨

在阿根廷，到处可以听到圣·马丁的名字，接触到有关的纪念性建筑物。今天午前十时许，我们参观了以圣·马丁命名

的现代化剧院，整整消耗了三个多小时。

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丛树之城，也是文化艺术的丛林。全市共有四十五个剧院，每年轮流演出歌剧、芭蕾舞、音乐会和各种戏剧节目八千四百场。此外还有大量的群众艺术活动，例如佛罗里达大街，是花团锦簇的繁华中枢，因为禁止行车，成为年轻人的自由天地，经常在行人稠密中举行音乐演奏和诗歌朗诵。

阿根廷的文化生活，可以明显地看出法兰西和西班牙的影响。但阿根廷的当代戏剧，却在世界剧坛别树一帜，“影响所及，不仅在拉丁美洲国家，就是在欧洲各国，也为之侧目”^①。我国就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翻译出版了阿根廷剧作家阿古斯丁·库塞尼（Augustin Gusane）的《中锋在黎明前死去》和《一磅肉》，前者还曾在北京搬上舞台，很受观众的注目。

圣·马丁剧院的门廊，略如上海大光明戏院，而宏敞不下四五倍。四壁琳琅的壁画，还有许多著名戏剧艺术家的大幅相片。整个剧院结构繁复，重楼叠阁，“上穷碧落下黄泉”，连四重地下室算在一起，有十余层之多，电梯穿越，忽上忽下，如入迷宫，如果没有东道主的引导，参观者很难寻踪觅路。

院内一共有三个剧场。大剧场有一千以上的座位，两个并列的舞台面，可以旋转，升降，横向移动，便于舞台装置迅速更换变化。舞台技术人员给我们作了示范表演。真是百闻

① 王央乐：《阿根廷当代戏剧一瞥》，《外国戏剧资料》1979年第二期。

不如一见，一向只是听说新式舞台的先进，有如天花乱坠，现在是亲眼目睹了。中型剧场可容纳观众五百余人，舞台较小。两个剧场座位舒适，色彩式样新颖雅致，观众厅呈坡形，每个欣赏者都可以用适度的视角接触舞台面。最小的一个剧场，只有一百多个座位，舞台作椭圆形，观众厅是一层层矮矮的半环形阶梯，逐级下降，与舞台联成一片，这大约是用以表演小型歌舞的。

后台设备齐全，有电子遥控装置。演员化妆室有三十五个之多；有的是一二十人合用的，有的是一二人专用的。全院有完整的防火、隔音等系统。观众休息厅里，附有画廊，展览着许多现代派画品。

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逗留了三个星期，没有欣赏话剧的机会，也许是一件憾事。但语言不通，真的看了，大概不免陷于“矮人看戏何曾见，只是随人说短长”的尴尬境地。在圣·马丁戏院走马看花的结果，却给想象留下广阔的回旋余地，设想这种现代化装备如何使台上风云莽荡、如火如荼，台下裙展冠盖，如醉如痴，将戏剧舞台和人生舞台合而为一的境界，也就足够我们心移神往了。

傍晚六时半，出席了新闻局主持的记者招待会。文化局长弗雷萨先生，我使馆参赞鲁晋同志都参加了，一等秘书黄志良同志亲任口译，（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的小说《总统先生》中译本，就是他和他爱人刘静言合译的。）记者提了好多问题，有关文学方面的，由我作了回答。

在回答问题以前，我请求允许讲一件小事：在巴黎上飞

机的时候，不巧我的手表坏了，因此法航波音747飞越大西洋，向阿根廷进发的过程中，我完全失去了时间观念。飞机一着陆，第一件事，就是向使馆来接的同志借手表，这个经验使我真正痛切地感到：不知道时间变化，不知道世界进程是多么苦恼的事！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才四天，我了对表，就发现在现代化建设方面，阿根廷老远地跑在前面，我的祖国是落后了。——我之所以作这样的开场白，不但确是有感而发，也因为记者所提的问题，大抵出于隔膜，对我们来说，则是长期与外界隔绝，“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的结果。例如下面这样的问题：中国对阿根廷文学了解不多，原因何在？中国是否有法国马尔洛式宣扬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家？中国是否准备向世界开放，进行文化交流？如何区别中国大陆与台湾文艺？等等，都是由彼此缺乏了解而来。我只好据个人所知所见，作了简要的回答。有一个问题问道：林语堂现在对中国有何影响？因为林语堂到过阿根廷，林语堂在美国用英文书写出版的作品，阿根廷能够读到，因此他们只知中国作家中有林语堂。我说林语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过贡献，但他离开中国已经多年，现在青年人知道他的已经不多。鲁迅曾和他有过友谊，在三十年代，林语堂创办《论语》，大肆提倡幽默时，鲁迅善意地批评过他，因为那正是抗日战争的前夜，当道对人民的压制也很残酷，鲁迅反对的是把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而不是无条件地反对幽默。中国是懂得幽默的民族，鲁迅作品本身，就在严肃中包含大量幽默的因素。

歌德说过：“要想逃避这个世界，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

途径：要想同世界结合，也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①据我看，逃避世界是困难的，但文学艺术无疑是沟通人类心灵的渠道，连结各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只要坚持文化交流，中国和拉丁美洲的距离并不遥远。

10月22日 星期三 晴

天转晴了，清冷冷的料峭春寒，南半球亮蓝高爽的天空，雨后街树的新绿照眼生辉。

今晚布罗内斯和丽莉亚邀请我们欣赏了闻名已久的阿根廷民间歌舞探戈。

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后，东道主的殷勤和亲切，令人有如归之乐；但作息与进食时间习惯的悬差，却还是使我们时有人在天涯的感觉。阿根廷习惯夜生活，我们10月18日第一天到达时，下榻市中心共和国旅馆（Republic Hotel）606室，窗下就是浩浩荡荡的十里长街——宽度达二百三十米，可以和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媲美的七月九日大街，直搏九霄的独立纪念塔就在窗前。时差把我们的感觉神经弄乱了，几乎整夜不能合眼，而临街又是整排的玻璃落地长窗，躺在床上，街景历历在目。是晚春雨潺潺，而车如流水，终夜不绝，直到曙色初动，才显得长街冷落，人少车稀。

今晚九时进晚餐，直到十一时。如果在国内，剧院早已散场，观众也已回家安息了；而我们此时才驱车外出，而且到了戏院里，离开场还有一段时间。

^① 见《歌德文学语录选》。

剧院在卡尼奥十四地下室，门廊上有许多长沙发。晚餐时为了提神，我多喝了一杯咖啡，不知人可以病酒，也可以病咖啡，靠在沙发上等待入场的时候，我忽然感觉不适，几乎要呕吐。为了怕失仪，我悄悄地告诉鲁晋，准备告退。但幸而随身带心得宁，服用了二片，也就平安无事了。

剧场在地下，构造很别致，大门内就是重重叠叠的台阶，拾级而下，才到剧场，布置很象咖啡馆，四面设有圆桌和座位，把横长的舞台团团围住。表演开始，全场息灯，除了舞台的照明，黑暗中只有点点黄蓝的壁灯，可以隐约看出池座中幢幢的人影，情调很美，令人想象阿根廷潘帕斯地区广阔无垠的草原之夜，地旷天高，群星闪烁，正是这种光景。同时也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①作品中的幻想气氛和浪漫气息。——而当晚演唱的歌曲中，也就有不少博尔赫斯的诗篇。

关于探戈舞(Tango)，有各种不同的说素。有的说来自西班牙的吉卜赛人，由西班牙殖民者带到阿根廷的；有的说起源于非洲，传入阿根廷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后，用于交际舞会；有的说来自Milonga，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贫民窟里的土风舞；有的说探戈是受到高原人^②的影响而发展成为华尔兹的。探戈的音乐特点是中速，二拍或四拍子，旋律与伴奏常形成交错节奏，与古巴的阿伐奈拉相似。在探戈的发展

① 当代阿根廷著名作家，他的散文和短篇小说使他成为拉丁美洲最重要的作者，在欧洲各国也红极一时，论者认为他开辟了阿根廷文学的新纪元。

② 西班牙与印第安人的混血种，至今仍保持他们的民族服装和风俗习惯，善骑马，歌舞，我们曾在游览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外草原La Sofia庄园时见之。

过程中，吸收了沿海、平原和山区民间音乐的营养，形成自己交错复杂而又和谐的旋律，不但成为阿根廷人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一度风靡于全世界。

这的确是一场很吸引人的歌舞音乐综合表演，音乐节奏的繁音促节，如鹤鸣九皋，声闻于天，而演唱的激越高昂，热情洋溢，舞姿的矫健爽朗，动如飓风，一种豪情胜慨，一股蓬勃的生气，形成摄人心魄的南国情调。

宋人说：“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以形容柳永词流传的普遍。柳永的“杨柳岸晓风残月”，“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至今成为脍炙人口的名句。而探戈来自民间，又回到民间，影响自然更为深入，我们在剧场中就能看到：台上歌舞演奏，台下观众就跟着同时自然地曼摆腰身，轻舒指腕，按韵点拍，全场水乳交融，陶醉在同一艺术气氛中。

唱演中途，主要演员向观众宣布，有中国客人在座，全场向我们鼓掌表示欢迎，他更特为我们引吭高歌一曲。这是一位极知名的演员，观众对他的反应特别热烈。可惜当时没有说明书，此时无法介绍他的姓名。阿根廷人民以好客谦逊、娴于礼貌自豪，这不但给我们带来了愉悦，也使我们深受感染，体味到人世友谊的温馨。

散场已在子夜二时以后，街上依然明灯万盏，灿然如星雨，车水马龙，一片春江花月气象。

10月24日 星期五 晴冷

上午十时开始，参观市立哥隆剧院。

哥隆剧院，也就是哥伦布剧院。原来哥伦布出生于意大